

“神仙槽”  
一张电影票

三十块钱  
赵巫婆出丑

· 張 陶 普 韦 文 等 編 写 ·



故事会小丛书

統一書號 T10077·995

定價(四) 0.05元

《故事会》小丛书

“神仙槽”  
一張電影票

三十塊錢  
趙巫婆出丑

張陶普 韋文等 編寫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号

1964年8月第1版

1964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數 50,001—64,000冊

開本 850×1156毫米 1/64

印張 7/16

字數 11,000

大東集成聯合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# “神仙槽”

· 张陶善 编写

在江西省定南县里，有一座山，叫英华山。这座山并不十分高，也没有什么希奇的名胜古迹，所以大家都不大熟悉。可是现在，这一带却流传着一个故事，说是英华山上出了个“神仙槽”。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今天就来讲一讲。

一九五八年夏天，英华山下泮贤公社的新村大队，新添了八头牛。添牛是件大喜事，社员们知道了都很高兴，都争着要来看看。当大队干部把这几条牛连拖带赶的牵到场上来，看的人立刻都摇头了：“这哪里是牛，是‘龙’嘛！你看牛的肋骨已经变成看得见的鳞甲了。这种牛还能耕田！”有

些人干脆就說：“不如宰了，还可以落得口肉吃！”的确，当时那些牛长得实在不象个样子，叫誰养誰都不愿意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一个老媽媽站出来了：“把牛交給我吧，我来养！”大家一听这句话，都吃了一惊。說这句话的老媽媽是誰呢？原来她就是出席江西省农业先进单位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代表，名字叫余井清。

余井清老媽媽年紀五十开外，头发花白，面孔紅敦敦，精神很好。丈夫石海，解放前給地主当过二十几年长工，解放以后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他們翻了身。老夫妻俩一向立场坚定，劳动积极，是公社的好社員。前几年，群众又选举余井清老媽媽当了先进生产者代表，她工作更积极了，得到大家一致的称贊。现在余井清老媽媽揽下了这群牛，不少人都說她是自討苦吃，是撿“烂褲襠”穿，是傻子。可是余井清老媽媽却觉得“傻”得开心，“傻”得乐意，“傻”得光荣。“只要对集体有利，我就愿意做‘傻子’。”

余井清老媽媽把牛赶回去以后，养得特別当

心。眼看秋天来了，平地上的好草一天天少，她就想起了人烟极少的英华山。过去，她住在这座荒山上，每年秋天都有长得齐人高的綠茅嫩草。她想：牛要是吃了那样的好草，一定能长膘！

一天，余井清老媽媽跟丈夫石海商量，要赶牛上山。石海一听不放心，就說：“现在有我在替大队放鴨，儿子在替公社烧炭，已經两个人在外面了，你就管管家吧！”“噢！你們为集体，我就为一家！”余井清老媽媽不同意丈夫的意见。石海拗她不过，想起山上还有个专业队在搞副业生产，經過再三考虑，才同意她上山，找专业队去。

过了几天，余井清老媽媽找了几件替换的布衫，量了几升米，拷了一口鍋，赶牛上山了。来到山上，烧飯沒有灶，有米沒有菜，用具沒一件。难啊！可是余井清老媽媽并没有在意。她首先找了一間过去堆肥料的草灰棚，把带来的东西放下，轉身就去收拾牛栏。栏圈潮湿，她就鋪草皮垫起来；夜里蚊子多，她就割蕰荊条熏赶……过了不久，专业队的几个小伙子都下山了，留下余井清老媽媽一

个人在山上，白天黑夜就光跟八条牛作伴。她孤单嗎？不，她說：“每天看到牛在胖起来，我就象看到了集体，看到了大家，一点不感到孤单。”石海几次上山，要接她回去，她都沒有走。

过了两个多月，大队党支部书记周錫坤上山来探望。看看八条瘦牛都已經变了样，对余井清老媽媽又是鼓励，又是夸奖。再看看她的生活实在够苦，便問她要什么东西，大队好帮助解决。余井清老媽媽想了想，既不提吃，也不提用，只說夜里沒有灯，起来加料不方便。直到这时候，周錫坤才发现她屋里連灯也沒有的一盞，回去馬上就派人送来了灯、煤油和其他一些零星东西。余井清老媽媽把这些看作是党对自己的关怀，更加下定决心，要把牛养得更好。

有一次山下放电影，党支部书记周錫坤亲自到山上来請她下山去看电影。两个人走到半路上，不知怎样談到了山上有鬼沒有鬼的問題。余井清老媽媽說：“都說是有的，专业队的小伙子就见过！”周錫坤說：“世上哪有真鬼，小儉說不定还会

有个把。”“小偷！”余井清老媽媽听了猛一惊：是啊，人走了，牛留在山上，要是被人偷了，不是把队里的命根子都拔了。不，我不能下山。一时，她忘記了还有个人在身边，轉身就往山上跑，凭你支部書記怎样叫也沒有把她叫回来。又过了两个月，有些社員上山来，看到原来的八条瘦牛已經变得膘肥体胖，連认都不认得了。

这話传到山下，一些不相信的人还跑到山上来。事情传远了，周围生产队也把一些养不好的老牛、病牛、瘦牛，牵到山上来，請余井清老媽媽代养。山上的牛一下子增加到十六头。牛多了，吃飯洗衣都忙不过来，她索性把丈夫、儿子、媳妇也都請到山上来。到了这年多耕的时候，她把十六条牛都养得滚壮滚壮，送下山去。

一九六二年春天，另外一个生产队的两个干部扶着一头牛上山来了。这牛又老又有病，路也走不动，两个人扶着它，八里山路足足走了半天。本来已經是一条被批准宰杀的老牛了，因为太瘦，想养肥点到中秋再杀，才送到余井清老媽媽这里

来。余井清老媽媽一见这条牛，心里一陣痛，就对那个生产队的队长周林宝說：“好，我养，我一定要从刀口里把它救出来！”

余井清老媽媽把这条牛牵到最好的草地上喂草，它連嘴都不张。又抓了两把好草放在它的嘴边，它也聞都不聞。看看骨架子，沒有伤，扳开嘴巴看舌头，也找不出毛病。好几天，她愁得吃不香、坐不稳、睡不好。牛在栏里躺着，她坐在栏口看着。她想：是不是牛胃口坏了，草吃不进了？她就进屋烧了一鍋稀飯，拌上了細糠，一瓢一瓢的灌它，又冲盐水給它喝。果然，經過多方調理，牛的胃口开了。她又在山上找来大茶叶根、酒餅草等煎了药水喂。漸漸地这条牛草也肯吃了。不过短短四个月工夫，就变得溜圓滾壮，后来还生了一头牛崽。

从一九五八年以來，泮賢公社新村大队的几个生产队，不断地把瘦牛送上山，壯牛牽回来；病牛送上山，好牛牽回来。余井清老媽媽为各个生产队先后养好了二十八头瘦牛、病牛、老牛，并且还繁殖了三头牛崽。从此“神仙槽”的說法就传开

了。都說山上有个“神仙槽”，要不，怎么能把牛养得这样好！

其实，哪里有什么“神仙槽”呢！牛养得这样好，就因为余井清老媽媽赤胆忠心一心为集体啊！有人問她：“老媽媽，你的牛养得这么好，有些什么經驗？”她回答說：“經驗啊？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过去，不要忘记革命，把集体的事情放在个人前头！”

# 三十块钱

韦 女 編 写

有一天早晨，解放軍某部的連队收发員手里拿着一封挂号信，送到連长手里。連长看了看信封，信是紹兴一个公社的社員寄来的。他連忙拆开信一看，信的内容是感謝一个解放軍战士帮助群众做了一件好事；信里还說，同时由邮局汇来三十块钱，請部队首长查明是誰干的，这三十块钱就还给这位战士。

連长看了信觉得很奇怪，就把这件事告訴了指导員。指导員去查問了一个月以前曾經出差过的战士，可是誰也不承认有这回事。看来，这封信成了一个“哑謎”了。

事情很凑巧，过了半个月以后，連队有个叫张强的战士，忽然收到一封家信，說他寄給家里的三十块钱已經收到；母亲的病，看了几次医生，吃了几貼药，已經完全好了。张强看了信，觉得很奇怪，心想：自己根本沒有往家里寄钱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他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办，赶紧把这个情况向班长汇报。班长就問全班战士，有誰給张强家里寄过三十块钱？大家都說不知道。班长只好再向排长汇报。排长再去查問，也查問不出，就向連长和指导員汇报。連长听了笑笑說：“嘿！又来一个三十块钱的‘哑謎’，看来咱們連里的‘哑謎’可不少啊！”

指导員也笑呵呵地說：“好嘛，这說明我們的战士学主席著作、学雷锋，还有点成績哩！”

連长和指导員两人一商量，一定要想办法打破这两个“哑謎”，把这些助人为乐的战士找出来表扬表扬。但是，全連一百多个战士，各班都挨个問过了，誰也不承认。連长和指导員又商量了一会，想出了一个办法：在晚上的学习会上，指导員

向班排干部布置了一项突击工作——仔細閱讀战士的学习筆記。

这办法真灵，一下子，就把张强家信的哑謎打开了！指导員在战士魯进的学习筆記里，发现这么一段話：“今天同志們都出去打野外了，我因为有点感冒，連长叫我在家里休息。閑着在家里真悶人呀！近来学习雷鋒同志助人为乐的精神，很有启发。我想学习是为了工作，我就去帮助同志們洗脏衣服，无意之中在张强同志的衣袋里发现了他的信。唷！他母亲在家里生病，要他寄几个錢回家。怪不得这几天张强不大說話，可能他沒有錢了。他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。我本来想把自己积蓄的三十块錢借給他，可是他那个脾气我是知道的，他怎么肯收我的錢呢？对！我就用他的名义，悄悄地給他家里把錢汇去，让老人家治病要紧……”指导員看到这里，不禁哈哈大笑：“这个三十块錢的‘哑謎’总算打开了。”那末，还有一个三十块錢的“哑謎”怎么打开呢？

张强知道家里的錢是战友魯进寄去的，心里

很感动；他赶忙跑到鲁进那里，非常感謝魯进，同时把自己为什么不給家里寄錢的原因讲了出来。

在一个月以前，张强出差到南京去，走到上海北火車站，忽然看见一个老媽媽坐在墙角落里呜呜地哭。张强一看，心想：这位老媽媽哭得这样伤心，一定有了什么不幸的事，就走上去問：“老媽媽，您哭什么？有什么困难嗎？”这位老媽媽就把她来到上海車站，預备坐車去天津看女儿，不小心把錢包丢了的事对张强說了一遍。张强一听，馬上安慰老媽媽說：“老人家，您放心，我也坐这趟車到南京去，我們一起走，路上我照顾您。”說完，到售票口买了张去天津的火車票塞到老人的手里，然后扶她上了火車。

火車开动了，张强对这位老媽媽就象对待自己的亲娘一样，一路上照顾她吃飯喝水；到了夜里，又騰出自己的座位让老媽媽躺下；等老媽媽睡着了，又悄悄地把身上的棉大衣脫下来，盖在老媽媽身上。等老媽媽醒来的时候，坐在她对面的一位妇女旅客噴了噴舌头，对老媽媽說：“大媽，您

这个孩子真好，对您真孝顺呀！”老媽媽感动得流眼泪，急忙解释說：“您弄錯了，这位同志不是我的孩子呀！”那个妇女觉得自己太冒失，有点不好意思起来，急忙改口說：“哎，真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好战士呀！”

火車过了鎮江，张强就有点焦虑不安起来，心想：火車到南京，我就要下車了，到天津这一段路誰来照顾这个老媽媽呢？他从这个車厢穿到那个車厢，半天才笑嘻嘻地陪着一个軍官打扮的同志走到老媽媽跟前，說：“老媽媽，我到南京下車。这位同志是去天津的，一路上由他来照顾您老人家。”說完，从衣袋里摸出两块錢，塞到老媽媽手里：“老媽媽，这两块錢您留着路上零用吧。”老媽媽感激得話也說不出：“同志：謝謝你！我不要——”說什么也不肯收下。那个軍官一看急了，对张强說：“同志，你是革命軍人，我也是革命軍人。錢我这里有，花我的吧。”三个人你推我让了一陣，还是旁边座位上的旅客打了圓场，老媽媽才把两块錢收下了。

火車到了南京，張強背起行李向老媽媽告別，老媽媽一把拉住他說：“同志，你是哪個部分的，叫什麼名字？我這是第三次問你了，你總得告訴我才好啊！”張強說什麼也不說出來，老媽媽急了，上前攔住他不讓他走開。張強沒法，只說了部隊的代號，就匆匆下車了。

魯進聽張強一說，就趕忙把張強的優秀事迹報告了指導員，那第一封信的“啞謎”也就打開了。

# 一張電影票

韋 文 編寫

有一天傍晚，解放軍某部裝甲兵團的團部傳出一個消息，說慰問團晚上要在大禮堂放映一張新片子：《小兵張嘎》。這消息立刻象一陣風，在整個兵團里傳開了。這麼好的一部反映部隊生活的新片子，大伙誰都沒有看過，誰不想撈到一張票子看看呢？可是這座大禮堂還不够大，連坐帶站，頂多只能容納五百來個人，不用說，根本不可能滿足全團人員的需要；何況按照慣例，部隊每有文娛活動，還要抽一部分票子招待駐地附近的老百姓。因此票子发到連隊、排里、班里，只有部分中的部分人才能拿到了。

再說三連有个通訊員叫小方，他平时也很喜欢看电影，不过他想到今夜的电影票一定紧张，不可能发到自己，所以也就不存这个希望了。闲着没事，想起連长这次野营回来，有两双破袜子洗了还没有补，就悄悄溜进宿舍，在連长的枕头底下翻到这两双破袜，掏出針綫包，默默地縫补起来。

“小方，小方！”从連首长的办公室里，隱隱传来連长的喊声。小方把袜子塞进衣袋，应了一声，“喂——”用小跑步直奔連部办公室。“小鬼，一轉身你又溜到哪里去了？看我等会不刮你胡子（批評）！喏，这里有张电影票，你拿去看。”“那首长你自己……”“怎么你呀你的，我晚上还有事。”“不，今天晚上首长們都去看电影，你不会有什么事。票子是发給你的，还是你去看，我不要。”小方沒有伸手接票子。

連长見小方不肯接票子，想了一想，就婉轉地說：“小方，我問你一个問翻，你答得出，我就去看电影。这样总行吧？”“行。首长問吧！”“我問你，三大紀律、八項注意的第一条是什么？”“报告首